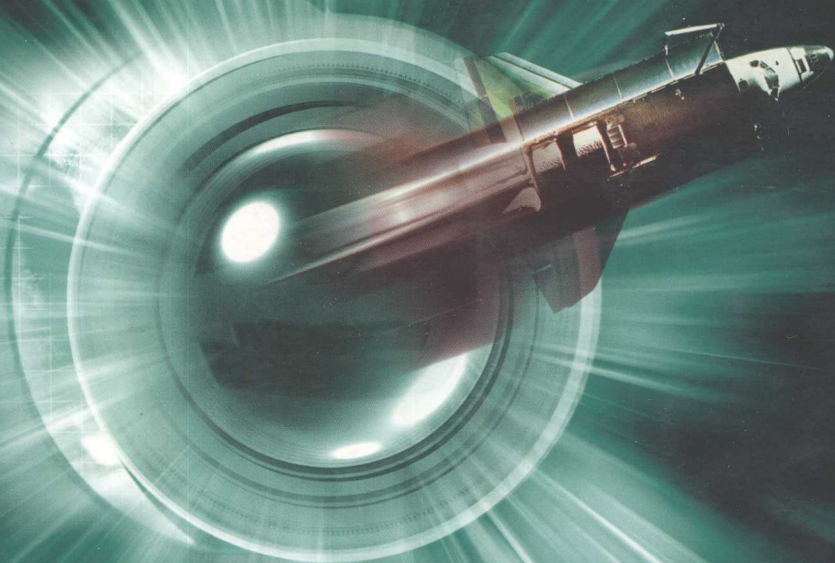


PHILIP K. DICK

1世 科学 1



幻觉

Time Out of Joint

菲利普·迪克 著 贾一鸣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幻觉

Time Out of Joint



PHILIP K. DICK

迪克科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觉/(美)迪克著;胡丹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5

(菲利普·K.迪克科幻作品集)

ISBN 7-5343-5105-7

I.幻... II.①迪...②胡... III.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456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2—004号

Time Out of joint

© 1959 Philip K. Dick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幻觉
作 者 菲利普·迪克
译 者 贾一鸣
封面设计 申占君
插 图 邓 林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88号(邮编210037)
电 话 025-85521756
开 本 67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3 000
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180册
书 号 ISBN 7-5343-5105-7/G·4800
定 价 21.80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83249327,83249091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邮购免收邮费,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内 容 提 要

《幻觉》是菲利普·K. 迪克的第一部成熟地处理个人内心世界与客观外在世界冲突的力作,是他将现实与幻想相融合的独特创作风格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

主人公拉格利·盖姆整天忙于参加报社举办的猜谜竞赛,不知不觉中精神产生错乱,发现自己竟然从一九五九年来到了一九九八年的世界。经过了解内情的所谓月球人指点,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一九九六年地球人与月球殖民者的战争中,为了准确探测敌人导弹的发射方位,他被放到金星上洗脑。之后,他忘记了真实的自己,而以别人安排的身份回到了从前。

作品以写实的手法真实地描摹了主人公处于迷乱状态的、亦真亦幻的内心世界,通过貌似虚妄的描写,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尔虞我诈、虚伪自私,使作品产生了极强的震撼力。

目 录

第一章	不同寻常的竞赛	1
第二章	不存在的灯绳	8
第三章	光环的背后	21
第四章	时间混乱的预兆	37
第五章	身边的陷阱	52
第六章	军事堡垒模型	67
第七章	天堂之门打开	82
第八章	奇异的出逃经历	98
第九章	精心安排的偶遇	113
第十章	莫名的恐惧	125
第十一章	归来后的困惑	131
第十二章	神秘的高速公路	146
第十三章	所谓月球人	161
第十四章	真实的世界	176
跋		195

第一章 不同寻常的竞赛

维克托·奈尔森从商店后面的冷藏库中推出一车土豆，把它们倒进空箱子，开始挑拣，并将稍许裂皮的和烂掉的进行分类。这时，一个大块头滚到了地上，他弯腰捡了起来，顺势向店外望去。目光掠过收银台与摆放雪茄和糖果的柜台，穿过宽敞的玻璃门一直落到路上。此时的人行道上行人寥寥，一辆大众车正驶离停车场，后视镜反射出一缕午后的阳光。

“那是不是我妻子的车？”他向莉莎问道。莉莎来自得克萨斯，是个颇有个性化的姑娘，此时正在收银台当班。

“这我可不知道。”莉莎一边说着，一边结账。对面，一位上了年纪的顾客正从外套口袋中掏着钱包。

“我正等她呢，”维克托嚷道，“她来了告诉我一声。”他妻子玛戈计划带他们十岁的儿子萨米到牙医那儿照 X 光。要知道这可是四月份，一年一度的征税期，银行的积蓄少之又少，他可不希望 X 光结果出什么差错。

他无法再等下去了，于是走到电话机旁，投下一枚硬币，拨号。

“你好。”玛戈的声音传了过来。

“带他去了吗？”

玛戈匆忙答道：“我打电话给迈尔斯医生推迟约期了。因为午饭时，我突然想起我和安·鲁宾斯坦必须把申请书交到健康委员会去，今天是最后期限。听说他们正准备签订合同。”

“什么申请书？”

“就是要求政府清理那三块老房基地中的空地，”玛戈说道，“孩子们放学后总在那儿玩。很危险的，到处都是锈电线和碎石板……”

“你还没有把它发出去吧？”他兀自打断她的话，着实松了口气。看来，萨米的牙齿在下个月之前都不用打理了。“到我这儿，你看要多久？”

还来接我吗？”

“说不好。”玛戈说道，“听我说，亲爱的，客厅里有一大群女士在等着我，我们正商量最后的条款。如果我不能开车去接你，就会在五点钟左右给你打电话的，好吗？”

他挂断电话，又缓缓踱回收银台。此时，没有什么顾客结账，莉莎已点燃一枝烟，她同情地向他微笑着，甚是粲然。“你儿子怎么样了？”她问道。

“他还好。”他说道，“说不定，正因为看不成牙医偷着乐呢。”

“我的牙医，”莉莎唧唧喳喳的，“也许有一百岁了，着实是个可爱的小老头。他从没有弄痛过我，你看，只是把它拔掉就万事大吉！”她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掀开嘴唇，给他看上齿中镶的一颗金牙。他凑上前去，一股香烟和肉桂的味道拂面而来。“看到了？”她说道，“与其他牙齿没有分别，而且一点也不疼。”

他想，如果这个时候玛戈正巧路过这儿，看见我正凝神盯着莉莎的嘴唇，会做何感想？也许这一幕只能解释为最新时尚的好色之举，委实无法登《金赛性学报告》这样的大雅之堂。

与往常的拥挤不同，下午几乎没有什么顾客光临，维克托断定这就是经济衰退的表现。到二月份为止，已经有五百万人失业，他们的生意因此大受影响。他走到前门，向外观望。果不其然，街上车少人稀，一派寂寥的景象。看来所有的人都在家里数着他们那点可怜积蓄，思忖着如何节约开支。

“今年的生意惨淡呀。”他对莉莎说。

“何必操心？”莉莎说，“你又不是老板，只是打工而已，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一位女顾客把要买的食品放到柜台上，莉莎一边结账，一边仍越过她的肩膀同维克托讲着话，“不管怎样，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经济萧条，那只是民主党人的叫嚣而已。我讨厌他们，他们总是妄言经济正在下滑或者什么的。”

“你难道不是民主党人吗？你可是从南方来的。”他提醒道。

“自从我搬到这儿，就不再是了。别忘了，这里可是共和党的天下，所以现在我是共和党的一分子了。”现金出纳机“咔嚓”一声，抽屉弹开了，莉莎把货物塞进纸袋。

商店外，马路正对面，依稀可见“美国迪勒咖啡厅”的招牌。这让他想起了香浓的午后咖啡。何不现在就去享受一杯？他对莉莎说：“我十分钟左右回来，你一个人能应付得来吗？”

“那当然，”莉莎愉快地答道，一边给顾客找钱，“你先去，这样过一会儿我就可以出去买点东西了，快走吧。”

手插在口袋里，他走出商店，在路边停下，等待机会穿过车河。他从不费力绕道去走人行横道，总是从车流中间横穿而过，尽管这也许要花上好几分钟等待的时间。也许是一种所谓荣誉感在作怪吧，那种隶属男人气质的东西。

他气定神闲，坐在咖啡厅的小桌旁，悠然地搅动着面前的一杯咖啡。

“日子过得真慢啊，”杰克·巴纳斯向他招呼道，一边端过自己的咖啡。他在塞缪尔的男士服装店里卖鞋。与往常无异，杰克又是一副蔫头耷脑相，仿佛整日都缩在他那身——尼龙衬衫和肥裤子行头里遭受烘烤。“天公不作美呀，”他说，“否则，大家该开始采购网球拍和野营炉了。”

维克托的口袋里有一本“每月一书”俱乐部新近发的小册子。他和玛戈好几年前就加入这个俱乐部，那时候他们刚刚付清首付款，搬进了这片社区，期待以后升值。他转向杰克，将小册子平摊在桌上，却没有引起这个鞋子推销员的丝毫兴致。

“加入读书俱乐部吧，”维克托说，“可以提高你的思想深度。”

“我也读书啊。”杰克说道。

“哦？是那些在贝克药店里买的平装书吧。”

“这个国家需要的是科学而不是小说。”杰克说，“你很清楚这些读书俱乐部散播的是什么，无非是些色情小说，描写性犯罪和藏污纳垢的小城镇生活。我一向认为这根本不利于美国的科学发展。”

“俱乐部曾推荐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维克托说道，“建议你好好读一读。”那本书是作为奖品发给他的，虽然他并没有好好看完，但是他认定这是一部重要的历史与文学著作，值得收藏。“这本书，”他说，“虽然不是什么完美之作，但总比那些青少年色情电影和詹姆斯·迪安那帮人制作的冗长拖沓的电影要好。”

杰克不置可否，他正在读小册子的书目。“一本历史小说，”他说道，

“是关于南方的、内战时期的。他们总是热衷于推荐这种题材。难道俱乐部里那些老女人们还没厌烦吗？”

维克托还没有来得及看那本小册子。“我也不是总对他们言听计从。”他解释道。杰克谈论的书名叫《汤姆叔叔的小屋》，而作者的名字他从未听说过——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小册子写到，这本书大胆地揭露了内战前肯塔基州的奴隶贸易，忠实记录了强加在黑人姑娘身上的骇人听闻的丑恶暴行，颇值得一看。

“嗨！”杰克说道，“说不定，我会喜欢它。”

“你不能仅凭内容简介就断定书的优劣，”维克托说道，“每本书都是这样被包装渲染的。”

“不错，”杰克说道，“如今这世道再也没有什么行为规范可言。你就瞧瞧‘二战’前，再把它同现在比较，多大的差别啊！那个时代可没有如今四处弥漫的虚伪、失职、脏话和毒品，青少年到处开车乱撞，高速公路，氢弹……还有物价飞涨，等等。就像你们开杂货店的家伙对一杯咖啡开的天价，真是可怕。到底谁是非法获利者？”

他们不由得就这个话题展开争论。一个下午就这样飘飘悠悠流过了，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下午五点钟，玛戈·奈尔森抓起外套和汽车钥匙奔向屋外。她没有找到萨米。不用想，他肯定又跑出去玩了。可她实在没有时间去找他，维克托还等着呢。

她匆忙跑回屋内。她的哥哥正在客厅里喝着罐装啤酒，他诧异地抬起头来，低声问道：“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没走呢！”她说道，“我找不到萨米。一会儿能帮我找找他吗？”

“当然，”拉格利答道。他一脸的憔悴，整个地疲惫不堪。她愣住了，忘记离开。他眼睛红肿，目光呆滞；领带已解开了，衬衫袖子卷起，喝啤酒时，胳膊居然在微微颤抖。客厅里到处散放着他工作所需要的纸片，铺天盖地，几乎把他活埋。“你看，我不得不把这些东西在六点钟之前寄出去。”他说道。

在他的面前，文稿堆成了倾斜的、嘎吱作响的一垛。这些年来他一直搜集资料。各种参考书籍、地图、图表，以及他日复一日地积累起来的

竞赛条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为了便于研究它们，他已尝试了好几种方法以减少条目数量。此时，他正在使用他称之为“顺序”的扫描器；它由不透光的条目复制器组成，其扫描点能够让光以点的形式闪现。当这些条目按顺序飞动时，他就能观察到点的运动，而光点上下左右地跳动，即形成特定的模式。而她却参不透其中奥妙，所以惟一参加过的两次竞赛，都以失败告终。

“你干得怎么样了？”她问道。

拉格利说：“瞧，我已经按时间顺序将它们各归其位了。一切要在下午四点钟之前完成。所以我现在必须……”他做了个怪相，“让它们继续在空间上各归其位。”

今天的报纸竞赛题目被别在胶合板上。成百的小方块，分门别类。拉格利已将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完毕。她看到的正是标号为344的文件，一枚红色的大头针插在那个点上。但是如何按空间排列呢？这显然是个难题。

“你应该退出竞赛，休息几天，”她催促道，“最近几个月你太累了。”

“如果我退出，”拉格利一边说，一边用圆珠笔在纸上画着，“我就得落后许多分。我将……”他耸了耸肩，“前功尽弃。”说着，比着一把计算尺，他开始标绘线段上的连接点。

每一次寄出的条目，都成为他的文档财富。愈是积累，经验愈丰富，因此他曾对玛戈夸口说他算中的几率正与日俱增。而她对此却不以为然，她认为，他现在倒是麻烦找上门。她曾问过个中原因。“因为我输不起，”他解释道，“赢的次数越多，我付出的代价越大。”如果这项竞赛这样继续下去，恐怕连他本人也已经忘记到底自己付出了多少。他一直处在稳定上升的赢利线上，的确是个大赢家。这是一种天赋，他充分地加以利用。但是猜题之初的那种喜悦，已经消泯，取而代之的是对沉重负担的承受，现在的他真是欲罢不能了。

这也许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她想。拖你下水，让你欲罢不能。事实是你可能根本活不到将条目收集齐全的那一天。《公报》按他所猜中的条目定期付款给他，具体数目她不清楚，但显然一周有将近一百美元的收入，供他维生。但是如果他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他就不必如此辛苦，从早上八点报纸放在门口开始，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埋头苦干。更令人难以忍受

的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害怕出错，害怕因出错而被取消参赛资格的后果。

其实失误在所难免，对此他们了然于心。

“我给你倒点咖啡吧，”玛戈说道，“或者来点三明治什么的？你肯定没吃午饭。”

他点了点头，继续埋头沉思。

她放下外套和钱包，走进厨房，审视了一遍冰箱里的食物。正当她端着盘子走向餐桌时，后门开了，萨米和邻居家的小狗跑了进来，两个都气喘吁吁，浑身乱颤。

“你听到了关冰箱门的声音，对不对？”她说。

“我真的饿了，”萨米喘着气说道，“我可以吃一个冰冻汉堡包吗？我喜欢吃冷的，可以慢慢享用。”

她说：“到汽车里去。等我给拉格利舅舅做好三明治，我们就开车去商店接你爸爸。还有，把那条狗带出去，它不住在这儿。”

“好吧，”萨米说，“我敢说商店里有好吃的等着我。”他和小狗转身离开，后门随之关上。

“我找到他了，”她把三明治和苹果酒递给拉格利，“这样你就不必担心他出什么乱子了，我带他一起走。”

拉格利接过三明治说道：“你知道，我要是会赌马的话，早就发财了。”

她笑了笑：“你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赢的。”

“也许吧。”他开始听话地吃三明治，却碰也不碰苹果酒。他喜欢喝罐装的温啤酒，手中的那罐已经啜饮了近一个小时。他是怎样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做复杂的算术题的呢？她暗自思忖，一边拿起外套和钱包冲向了屋外的汽车。别人可能以为喝酒会让他的头脑一片混沌，但他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还是在他服役期间，他已经养成了这种每天狂饮温啤酒的习惯。整整两年他和一个朋友驻扎在太平洋上一个极小的环礁上，负责气象站和无线电发射的工作。

傍晚的交通拥挤不堪。玛戈的那辆大众车因为体积小的缘故，穿行自如。而那些更大、更笨重的车则近乎瘫痪，犹如搁浅在岸上的海龟。

这是我们做过的最聪明的投资，她自言自语道。买了一辆小型的外国车，而且坚固耐用。德国人的制造确实精确。只有离合器曾出了一点

小问题,而且是在跑了一万五千英里以后……世上本无完物嘛,所以不能苛求。

萨米贴着车窗说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一辆麦尔斯那样的车?为什么我们的车像一只甲壳虫?”他的不满显而易见。

她感到很生气——简直一个叛徒。她说道:“听着,小伙子,对汽车,你没有发言权。你既不用付款买车,又不用在这该死的车流中开车,更不必操心给车打蜡。收回你的论调吧。”

萨米满心的不耐烦:“它就像给小孩子开的车。”

“我们到商店的时候你把这些话讲给你爸爸听听。”她说道。

“不敢。”

为躲避车辆,她向左并线,却忘了打左转灯。一辆公共汽车冲她直接喇叭。该死的大巴士,她叹道。前面就是商店停车场的入口,她将车速换到二档,穿过人行道,经过一块巨大的霓虹灯招牌,上面写着:

幸运平价超市

“我们到了,”她对萨米说,“但愿我们没有走错。”

“我们进去吧。”萨米叫道。

“不,就在这儿等。”

商店里,收银台前已排起长队,形形色色的人,大多数都推着不锈钢购物车;自动门开了又关,停车场里,车一辆接一辆开走了。

一辆红色塔克轿车缓缓从他们身边驶过,典雅高贵,光芒四射。她和萨米看呆了。

“真嫉妒车里的那个女人,”她喃喃说着。那辆塔克车同大众车一样同属交通工具,外型却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

或许明年,她想到,该买一辆这样的车。但不会卖掉大众的,它永远是家里的一部分。

至少,现在的大众车价不低,看来我们还能有望收回成本。街上,那辆红色塔克车融进了滚滚车流。

“哇!”萨米感叹到。

她什么也没说。

第二章 不存在的灯绳

当晚七点半，拉格利·盖姆透过客厅的窗子看到他们的邻居比尔夫妇正从黑暗的小路上走来，显然他们是来登门拜访的。借着身后的街灯，依稀可见朱莉·比尔手中拿着的纸盒之类的东西，他不由叹了口气。

“出什么事了？”玛戈问道。在隔壁房间，她正和维克托看电视中西德·卡伊莎的表演。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来客了。”拉格利站起来说道。“是我们的邻居，”他说道，“我们不能假装不在家。”

“也许他们看到电视开着就会走的。”维克托说道。

比尔夫妇渴望跻身于上流社会，总是派头十足。他们宣称对电视深恶痛绝，无论是滑稽剧还是维也纳歌剧院上演的贝多芬的《菲德里奥》，只要出现在屏幕上，通通加以排斥。维克托曾戏言，即使电视上插播耶稣的第二次诞生，也不会引起这对夫妇的丝毫兴致。拉格利也颇有同感，他断言，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氢弹从天而降，他们发出的第一个警告会是当心电视机的辐射信号。对于他们的冷嘲热讽，比尔夫妇总是一笑了之，摆出一副置若罔闻的高姿态。拉格利一向认为生存的法则即适者生存，适应否则毁灭——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对比尔夫妇的论断从来无法苟同。

“我去开门，”玛戈说道，“虽然你们都不愿被打扰。”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匆忙赶到前门去，把门打开。“你好！”拉格利听到她的惊呼。“这是什么？还热着呢。”

比尔·布莱克的声音年轻而自信：“卤汁面。泡在热水中……”

“我去煮咖啡，”朱莉说着，一边举着这盒意大利食品穿过屋子到厨房去。

“天哪，”拉格利暗叹道。“今天晚上的工作又泡汤了。为什么每当他

们从哪里得到新的刺激,就要跑到这里来炫耀一番?难道他们不认识别的人了吗?”

这一周是喝咖啡,并继续上一周的节目:卤汁面。不可否认,面的味道不错,味道恰到好处……虽然他还不习惯这种又苦又涩的意大利咖啡,喝下去喉咙辣得难受。

比尔·布莱克进门来向他们愉快地打招呼:“嗨,拉格利。嗨,维克托。”这些天来,他的穿着,犹如名牌大学的学生:无扣的领子,紧身长裤……当然还有他的发型,毫无式样可言的平头,使拉格利一下子就想到了军队里的发型。也许事实就是这样,勤奋如比尔·布莱克的社会活跃分子们,乐于被某个阶层收编,成为庞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为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他们社会地位卑微。比如比尔·布莱克,他在这个城市的水利部门工作。每遇晴朗的天气,他便弃车步行上班。笔挺的西装,乐观自信的大步,外套和裤子紧绷在身上,活脱脱一根瘦竹竿。过时的服装样式,简直是对古典服饰的一场复兴运动……看着比尔·布莱克从早到晚穿着这套衣服在屋外晃来晃去,不由得让他产生错觉,恍惚是在观看一场老电影。而且,比尔总是步履匆忙,更让他怀疑自己的眼睛。甚至于他的声音,拉格利想道,也是加了速的。分贝太高了,简直就像尖叫。

即使这样的人也各得其所,拉格利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世界上的怪事真是多:一个人,只要刻意模仿顶头上司,从领带怎么打结到如何刮胡子,并辅以勤奋工作,即使没有创造性的观点,也会被委以重任并加以提升。在银行、保险公司、大的电力公司、导弹制造公司、大学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他曾见过那些助教,教一些深奥晦涩的课程如十五世纪异端基督教派概览,而同时又在尽其所能一点点往上爬,就差没有把他们的妻子送到行政大楼作诱饵了……

然而,拉格利还是喜欢比尔·布莱克的。这个男人看上去比自己年轻多了;拉格利今年四十六了,比尔却不超过二十五岁,理性而又充满活力。他好学,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是个理想的谈天对象。他并没有顽固不化,而是容易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拉格利想道,如果电视在上层圈子里被接受的话,比尔·布莱克第二天早上就会去买一台彩电。我们就不要仅仅因为他不看西德·卡伊莎的

表演就认定他为“非适应者”。当氢弹落下来的时候，辐射也不会放过我们，大家不分彼此，一样都将被毁灭。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拉格利？”比尔问道，顺势坐到了沙发上。玛戈已跟随朱莉进了厨房。维克托坐在电视机前，皱着眉，他很反感被人打扰，竭力想把节目看完。

“我被那愚蠢的盒子给黏上了，”拉格利对比尔说道，他这样说是有意模仿比尔的语气。但是比尔宁愿接受它的表面含义。

“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娱乐，”他别过身去，故意与电视屏幕划开界线，喃喃地说道，“我以为我们来会打扰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拉格利说道。他已经在六点钟之前将竞赛条目寄出去了。

电视剧结束了，接着是商业广告。维克托关掉了电视。他的不满开始转向了广告。“这些可恶的广告，”他说，“为什么电视中广告总是铺天盖地的？碰上这事，你总是得关掉电视。”

拉格利解释说：“广告通常来自当地。而节目却要通过同轴电缆传送，从东部发送过来。”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统统不看。”比尔说道。

拉格利说道：“比尔，为什么你要穿这样滑稽的紧身長褲？活像一个水手。”

比尔毫不计较，微笑道：“看过《纽约人》这本书吗？要知道，这种穿法并不是我发明的。人类服饰的流行样式一直以来都是荒谬可笑的。”

“但你也用不着去助长这种风气呀。”拉格利说道。

比尔说：“当你不得不出入公众场合时，对于自己的穿着可就做不了主了。别人怎么穿，你就得怎么穿。难道不是吗，维克托？你是见过世面的，你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

维克托答道：“这十年来我就穿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一条普通的宽松羊毛褲。对于我们干零售业这行的，足够了。”

“你也穿过围裙。”比尔说道。

“那只是在我剥莴苣的时候才穿。”维克托辩解说。

“顺便问一句，”比尔说道，“你们这个月的零售额指数是多少？营业额仍在下降吗？”



当氢弹落下来的时候,辐射也不会放过我们,大家不分彼此,一样都将被毁灭。

“有一点儿，”维克托回答道，“但还不至于出大问题。我们希望这一指数能在下个月左右有所上升。它是循环的，季节性的。”

在拉格利看来，他的妹夫说话时的语调有明显的变化：只要一涉及到商业——他的商业领域——他就变得老练起来，说话时守口如瓶，回答也很讲究策略。商业形势其实并未下滑，而且还一直处于增长的边缘。不论全国的指数下降得有多低，个人的生意是不受影响的。拉格利暗暗想道，这就像你问一个人他感觉怎么样，他会说他感觉很好。但你要问他生意情况怎么样，他或者会无意识地说糟透了，或者说有所增长。你不必当真，仅仅是一种措词而已。

拉格利问比尔：“水的零售额怎么样？市场需求稳定了吗？”

比尔会意地笑道：“是的。人们仍然能够洗澡和刷牙。”

玛戈走进客厅里说道：“拉格利，你想喝咖啡吗？你呢，亲爱的？”

“别为我准备，”拉格利说道，“午饭时我已经喝了许多，到现在还精力充沛。”

维克托答道：“给我来一杯。”

“吃卤汁面吗？”玛戈问他们三个人。

“不，谢谢。”拉格利说。

“我吃一点，”维克托回答道。比尔·布莱克转向玛戈：“你需要帮忙吗？”

“不。”说着她离开了。

“不要太醉心于那种意大利食物，”拉格利对维克托说道，“太油腻了。就是许多生面和香料。你知道那会对你产生什么后果。”

比尔插话道：“噢，你长胖了，维克托，肚子中间都有点儿凸了。”

拉格利开玩笑地说道：“你能指望一个在食品商店工作的家伙怎么样？”

他们的玩笑似乎冒犯了维克托。他盯着拉格利，咕哝道：“至少它是一份真正的工作。”

“什么意思？”拉格利问道。但他明白维克托的言外之意。至少它是一份拿薪水的工作，可以早出晚归。这可不是他在客厅里做的事情，不是每天埋在报纸堆里……维克托曾在他们的一次争论中认定这就像孩子做的事情——将条目分装在食品盒里寄出去，并为他的“神奇译码徽章”付